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VAMPIRE

[插图本]

吸血鬼

COMPLETE SHERLOCK HOLMES

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


◆ 哈尔滨出版社 ◆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COMPLETE [插图本]
SHERLOCK
HOLMES

吸血鬼 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


哈尔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——吸血鬼/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著;安娜等译. —2版. 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80639-445-1

I. 福… II. ①柯…②安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3647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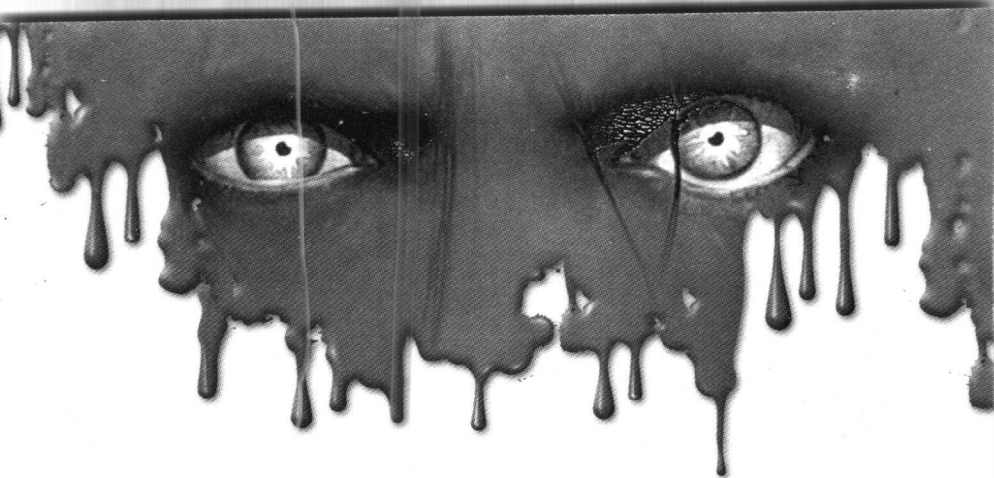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——吸血鬼

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 著

- 出 版 者 哈尔滨出版社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邮 编 150001
责任编辑 邢万军
装帧设计 幻想工作室
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0
字 数 1500 千字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639-445-1/1·141
-

定 价 88.00 元(全十册)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目录 *CONTENTS*

福尔摩斯新探案

吸血鬼.....	1
三个同姓人.....	24
雷神桥之谜.....	45
爬行人.....	78
狮鬃毛.....	104
不摘面纱的房客.....	128
肖斯科姆别墅.....	144
退休的颜料商.....	167

Acx 01/06

福尔摩斯新探案

吸血鬼
COMPLETE SHERLOCK HOLMES



福尔摩斯正细心地读完一封刚收到的来信，冷笑一下——这是他马上就要大笑的一种前兆，然后把信抛给了我。

“作为现代与中古、现实与幻想的混合物，这封信真是可以了，”他说，“你觉得如何，华生？”

我读道：

旧裘瑞路46号 11月19日

有关吸血鬼事宜

敬启者：

敝店顾客——敏兴大街弗格森-米尔黑德茶叶经销公司的罗伯特·弗格森先生，今日来函询问有关吸血鬼事宜。因敝店专营机械估价业务，并不了解此项事宜，故



COMPLETE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SHERLOCK HOLMES

特介绍弗格森先生拜访贵处以解疑难。因阁下曾成功承办了马蒂尔达·布里格斯案件。

莫里森,莫里森-道得公司谨启

经手人 E.J.C.

“马蒂尔达可不是个女人的名字,”福尔摩斯回忆说,“而是一艘船,那个故事与苏门答腊的巨型老鼠有关,是惊世骇俗的。但是咱们跟吸血鬼有什么关系呢?那似乎也不属于我们的业务范围。当然喽,闲着也没事,不如办办案。但这回我们要到格林童话里转转了。华生,劳驾你——我要查查字母V有什么说道。”

我转过身取下那本大索引拿给他。福尔摩斯把书摆在腿上,双眼慢慢而喜悦地翻阅着那些古案记录,这中间夹有他毕生积累的知识。

“‘格洛里亚斯科特号’的航程,”他念道,“这个案子非常糟糕。我记得你做了些记录,但结局却有些不妥。制造伪钞者维克多·林奇。毒蜥蜴。这是个不一般的案子。女马戏演员维





特利亚。范德比尔特与窃贼。毒蛇。奇异锻工维格尔。嘿，你真是老索引，无所不有。华生，你听听这个。匈牙利吸血鬼妖术。还有，特兰西瓦尼亚的吸血鬼案。”他兴奋地翻阅了半天，然后失望地叹了口气，把本子扔在桌上。

“胡说，简直是胡言乱语！那种不用夹板钉在坟墓里就会出来走动的僵尸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一定是精神不正常！”

“不过，”我说，“吸血鬼未必就是死人，有的活人也有吸食人血的习惯。例如，我在书上就读到过，有的老人吸食年轻人的血以延长青春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，这本索引里就提及这种传说了。但是，这种事能让我们相信吗？这位查询者脚踏地球，那就不能离开地球。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大的了，不必再介入那个世界。依我所见，不能太相信弗格森的话。看，这封信可能是他写的，也许能有些眉目，找出让他苦恼的问题。”

他从桌上拿起另一封信，这封信在第一封信的下面，刚开始时他没有看到。他是含着笑读这封信的，读着读着就神情大变了，笑容消失，代之以凝重，紧张。看完之后他靠在椅子上默默沉思起来，手指间还夹着那张信纸。后来他猛地一惊，仿佛醒了过来。

“兰伯利，奇斯曼庄园。华生，兰伯利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苏塞克斯郡，就是霍尔舍姆南边。”

“离这儿不远吧？那么奇斯曼庄园呢？”



“那一带乡间我倒很熟悉。那里的府宅都很古老，大多是以几个世纪之前房主的姓氏来命名的，像奥德利庄园，哈维庄园，凯立顿庄园等等，那些家族早就被人抛之脑后了，但他们的姓氏还是随同房子得以保留。”

“不错。”福尔摩斯冷冷地说。他这个自傲而富于自制力的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往往能不动声色并准确地把所有的新知识都装入头脑，却很少对给他带来知识的人言谢。“我觉得我们很快就会对奇斯曼庄园有更多的了解。这封信是弗格森本人写的，如我所料。对了，他还说认识你呢。”

“什么，认识我？”

“你看这个吧。”

说着他把信递给我。刚才他念的那个地址写在信的开头。我读道：

福尔摩斯先生：

经我的律师介绍，我冒昧写了此信，但我的问题实在难办，不知从何而谈。我说的是我一个朋友的事儿。这位绅士在五年前和一位秘鲁小姐结了婚，她是秘鲁一位商人之女，我的朋友在经营进口硝酸的过程中与她相识。她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国籍和宗教的相异仍是多多少少影响了夫妇之间的感情，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阂。结果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对她的感情逐渐冷淡下来，并认为



他们的结合是一个错误。他感到她个性中的某些东西是他永远无法捉摸和猜透的。这是令人痛苦的,因为她实在是一位少见的温柔可爱的妻子——从各方面都是绝对忠实地爱着丈夫。

现在我来谈重点,详情还要与你面谈。此信只是概要,以便使你确定是否愿意承办此事。不久前这位女士开始表现出有违她温柔本性的奇怪举止。这位绅士结过两次婚,前妻留下了一个儿子。这孩子十五岁了,他是个极讨人怜爱、感情丰富的好孩子,可惜小时候受过外伤。有两次,有人看见他继母毫无缘由地痛打这个可怜的男孩,一次是用手杖,结果使他胳膊上留下一大片瘀青。

这还不算什么呢,她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的所作所为就更可怕了,他还不到一周岁呢。大约一个月之前,有一次保姆只离开婴儿几分钟去做其他的事,突然听见婴儿在哭。保姆急忙跑回去,进屋一看,天哪,女主人弯着身子好像正咬小孩的脖子,脖子上有一处伤口,正往外流血。保姆害怕极了,立即要去叫男主人,但女主人请求她别去,还给她五英镑堵住她的嘴。女主人没作任何辩解,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

但是这件异常之事使保姆感到恐惧,从此她开始严加注意女主人的举动,更加细心看护婴儿,因为她从心里喜爱这个孩子。但她发觉,女主人也同样地监视她,只



要她稍稍离开婴儿，母亲就抢到婴儿面前。保姆日夜保护婴儿，而母亲也如此，从早到晚不声不响地紧紧盯着婴儿，就像狼盯着羊。对你来说，这真是难以置信，但我希望你能严肃对待我的话，因为它关系到一个婴儿的生死和他丈夫的精神健康。

终于，事情无法继续隐瞒下去，保姆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了，她告诉了男主人一切真相。对他而言，这简直是一场噩梦，跟你的想法一样。他明白妻子是深爱他的，而且除了那次痛打继子之外她向来都是疼爱继子的。她更不可能伤害自己的亲生儿子！于是他对保姆说：“我看这些都是你的幻觉、想像，你的多疑和恶意诽谤令我无法容忍。”他们正说着，传来婴儿的号啕大哭。他俩跑去一看，女主人刚刚从摇篮旁站起来，婴儿的脖子上还流着鲜血，连床单都染红了。你可以想像，他的心情该是多么痛苦、复杂。他扭过妻子的脸，发现她嘴唇周围都是鲜血时，他吓得叫出声来了。真的是她，毫无疑问是他的妻子吸了婴儿的血。

实际情形就是这样。她现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，也不作任何解释。她的丈夫早已处于半疯的境地，他和我只听说过吸血鬼这个词，别的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原以为那不过是一种神话，谁知却出现在英国苏塞克斯。好了，还是明天早晨与你当面谈吧。你愿意



接见我吗？你会慷慨地帮助一个近乎失常的人吗？如蒙接见，请回电兰伯利，奇斯曼庄园，弗格森。我将于次日上午10点到达你住所。

罗伯特·弗格森

另，你的朋友华生曾是布莱克希斯橄榄球队的队员，而我那时正在李奇蒙队担任中卫。这是我在私人交往方面唯一可以自我介绍的一点情况。

“是的，我认识这个人，”我一边放下信一边说，“大个子鲍勃·弗格森，他是李奇蒙队最棒的中卫。他一向心地善良，现在他又这么关心朋友的事，这个人的秉性就是如此热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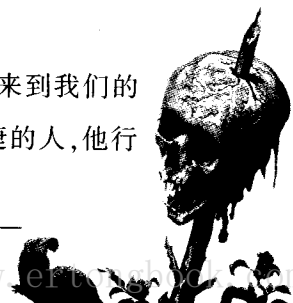
福尔摩斯深思地看着我，摇了摇头。

“华生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”他说，“你总能使我惊异。好吧，请你去拍一封电报，电文是‘我可以承办你的案件’。”

“你的案件！”

“我们应当让他看出我们的聪明才智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当然是他本人的案子。先发电报去吧，到明天早上事情就会完全明朗了。”

第二天上午10点钟，弗格森准时地迈着大步来到我们的房间。在我记忆中，他是一个身材颇长、四肢敏捷的人，他行



动神速,善于突破对方后卫的拦截。当你看见一位昔日的健壮运动员已变得如此骨瘦如柴时,简直难以置信。弗格森的骨骼已经坍塌了,两肩低垂,淡黄的头发也寥寥可数。我留给他的印象恐怕也是如此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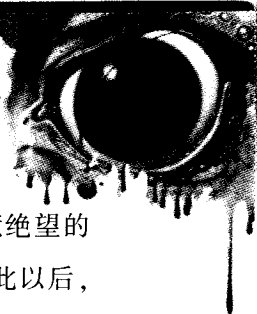
“嗨,华生,你好。”他说道。他的声调依然那么深沉,充满热情。“我说,你原有的健壮身体也变了样,可不是当初我把你抛到人群里时的样子了。我大概也变了样吧,最近这些天显得特别老。福尔摩斯先生,接到你的电报后我就明白,我该坦白我就是那个女人的丈夫。”

“还是实话实说好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确实如此,但请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,谈论一个你心爱的女人,多么让人左右为难啊,我该怎么办?难道我去告诉警察吗?但我又必须考虑孩子们的安全。福尔摩斯先生,请告诉我,这是否是精神病?是否由遗传而来的?你办理过类似的案子吗?看在上帝的分上,求你帮帮我,我乱了阵脚,根本不知所措。”

“我很理解你的心情,弗格森先生。请你坐下,镇定一下,理智地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我可以向你保证,我心里已有些线索,我自信可以找到答案。首先,请你告诉我,你做了什么,你妻子还能接触到孩子们吗?”

“我大声训斥了她。福尔摩斯先生,她柔情似水,真心地、一心一意地深爱着我。见我发现了这个可怕的、令人难以置



信的秘密后，她伤心透了，话也不说，只是用饱含惊慌绝望的神情看着我，然后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，锁上门。从此以后，她一直不想见我。她有一个陪嫁的侍女，叫多罗雷思，她是一个仆人更是一个朋友，她每天给我妻子送饭。”

“那么说，孩子目前没事吧？”

“保姆梅森太太发誓绝不离开婴儿半步。我倒更担心可怜的小杰克，因为他曾两次遭受痛打，我先前已讲给你听了。”

“没受伤？”

“没受伤。她打得特别狠。再说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跛足孩子。”在谈到他儿子的时候，弗格森脸上的表情变得和缓了许多。“这个孩子的残疾无论是谁看了都会为之同情的，他是小时候不慎被摔坏的，但是他很可爱、很会体贴人。”

福尔摩斯从桌上拿起昨天的信，反复读着。“弗格森先生，你家里还有别的什么人吗？”

“两个新来的仆人，一个名叫迈克尔的马车夫，另外，就是我们一家四口人及多罗雷思，梅森太太，只有这么多。”

“你结婚时还不十分了解你妻子吧？”

“那时我刚刚认识她几星期而已。”

“侍女多罗雷思跟她多久了？”

“许多年了。”

“就是说，跟你相比，她更了解你妻子的性格？”



“是的，可以这么说。”

福尔摩斯记了下来。

“我认为，”他说，“我应该到兰伯利去。此案需要我亲自调查。既然女主人锁上了卧室的门，我们是不会打扰她的。我们会住在旅馆里的。”

弗格森显然松了一口气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如果你能来，2点钟恰好有一列火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，这列火车是很舒适的。”

“自然要去的。目前我刚好有时间，可以全力以赴解决你的问题，华生和我们一同去。不过，在此之前我还有两个问题。看来这位不幸的女主人对两个孩子都动武了，包括你的小儿子和她亲生的婴儿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是动武的方式不同，她对你前妻的儿子是殴打。”

“一次是用手杖，另一次是用手狠打。”

“她一直没有解释缘由吗？”

“没有，她只是说恨他。经常这样重复说。”

“这在继母也是常见的现象。大概来自于对死者的妒嫉吧。她嫉妒心强吗？”

“是的，她很妒嫉，她是用她那热带的深情来表现妒嫉的。”



“你的大儿子已经十五岁了，既然他活动不便，他的智力应该发育得较早吧。难道他不曾向你解释被打的原因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坚持说她毫无理由。”

“以前他和继母关系如何？”

“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爱。”

“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孩子？”

“他是世上最忠诚的儿子。我就是他的生命。他对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关心。”

福尔摩斯又记了下来。他沉思了几分钟。



“再婚之前，你和孩子肯定相处很好，感情很深吧。你们经常在一起，对吧？”

“朝夕相处。”

“既然这个孩子很重感情，那么，他一定深爱自己已故的母亲了？”

“是的，很爱。”

“看来他一定是一个有趣的孩子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对你儿



子的殴打和对婴儿的吸血行为是同时发生的吗？”

“第一次确实如此。她好像突然中了什么魔，对两个孩子同时发泄怒气。第二次杰克挨揍时，保姆没说婴儿出了什么事。”

“这倒有点复杂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我做了一些假设的推论，有待时间或新的资料去一一印证。人总是有弱点的，我的这个习惯可能不大好，恐怕你的老朋友华生对我的侦查方法有些夸大其辞。总之，目前我只能告诉你，我认为你的案件并不十分复杂，今天2点钟我们准时到维多利亚车站。”

在11月一个阴沉多雾的黄昏，我们把行李在兰伯利的切克斯旅馆安排就绪后，就驱车穿过一条弯曲泥泞的苏塞克斯马路，来到弗格森那座地处偏僻而历史悠久的庄园。那是一座庞大的建筑，中心部分非常古老，而两翼又很新，有图德式的高耸烟囱和长满苔藓的陡峭的霍尔舍姆石板瓦。门阶已经下陷，廊子墙壁的古瓦上刻有原房主的图像。房内的天花板由牢固的橡木柱子支撑着，地板凸凹不平。这座古旧的房子散发着一股年深日久的陈腐气味。

弗格森把我们领进一间很宽敞的中央大厅，里面有一座很大的、罩着铁屏的旧式壁炉，上面刻有“1670”年的字样，里边用上等木块烧得正旺。



我四处打量,发现这屋子是一个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混合体。半截镶木墙很可能是17世纪原农庄主搞的。在墙的下半部挂着一排颇有趣味的现代水彩画,而上半部却挂着一排南美的器皿和武器,显然这些器皿和武器是楼上那位秘鲁太太从故乡带来的东西。福尔摩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神奇的眼睛,仔细研究了这些东西,然后沉思地坐下来。

“嘿!”他突然喊起来,“你看!”

一只狮子狗本来趴在屋角的筐里,这时缓慢、沉重地朝主人爬过去。它的后腿很迟钝,尾巴拖在地上。它在舔主人的手。

“怎么啦,福尔摩斯先生?”

“这狗,它怎么了?”

“兽医也不明白具体是什么病,他说可能是脑脊髓膜炎。但它已逐渐好转,不久就会痊愈了。是不是,我的卡尔罗?”

狗轻轻地摇了一下尾巴以示赞同。它用充满伤痛的眼睛轮流看着我们。它似乎懂得我们在谈论它。

“这病是突然得的么?”

“一夜之间。”

“多久以前?”

“大概有四个月了。”

“虽然奇怪,但也能说明问题。”

“你觉得这病能得出什么结论,福尔摩斯先生?”

